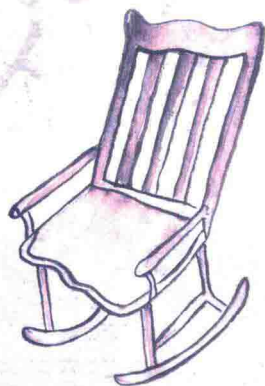


新世纪

长篇小说

观察

王春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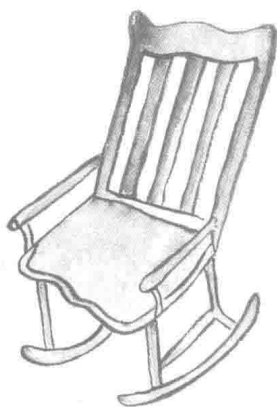


新世纪

长篇小说

观察

王春林◎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 / 王春林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068-6498-5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2070号

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

王春林 著

责任编辑 许艳辉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498-5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春声林浪（代序）

吴克敬

与春林兄的友谊，算起来有些年头了。

这几年又在高聪先生持续开展的“春天·翡翠与诗的情话”活动里，得到了一次一次的加强。所以说是一次一次的加强，正是因为我俩此前就已认识，而且有了非常顺畅的交流。他是山西大学的教授，术业为文学评论，曾数次被中国作家协会于专家库里抽出，担当中国文学界最为令人瞩目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工作。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我的中篇小说《手铐上的兰花花》幸运获奖，那时我们还不认识，他也没给我说过，他当评委时，可是给了我帮助的。但我知道，他对我的作品是熟悉的，2013年的春天，他抽出一段时间，把我的小说作品读了一遍，写了篇《纷繁世相呈现中的伦理追问》的评论，并把我的散文随笔读了一遍，写了篇《吴克敬散文中的乡土情结试评》的评论，两篇评论文字，都在一万五千字以上，于2014年秋，收录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的《吴克敬研究》一书里。

近三十万字的评论文集，春林兄的两篇评论，被编者排在前三位，这足以说明，编者对春林兄的评论，是看得很重的。他评论的是我，我为了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自然看了全部评论，评论家们对我的批评和分析，我深以为然，特别是春林兄的评论，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能辜负他，而要深刻领会他评论的要义，化入我的血液，成为我今后创作的营养。

正是怀着这样的感情，参加高聪先生开展的活动，我俩聚在一起，先太原，再石家庄，最后西安。几届活动下来，我们俩的友谊，自然深了许多。

我感动他对文学事业的一往情深，更感动他为文学事业鼓呼的不懈努力。主编《长城》文学双月刊的李秀龙先生，给我赠阅他们的杂志，几年了没有断过，这叫我惊愕不已，掐指算来，已经整整六个年头了。我所以惊愕，自然还包含了《长城》杂志的大方，试看国内的文学刊物，有哪一家为一个人开设专栏，能连开六年？这是好人李秀龙的大气了。他大气，还要有王春林的勤勉和毅力。前头的专栏文章不说了，只说2016年第一期的《小说艺术的沉重与清逸》，春林兄是要热读多少他人的新作呀！仅副题提到的篇什，就有“70后”作家张好好刊发在《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禾禾》，李燕

蓉的《出口》，陈应松的《还魂记》，何顿的《黄埔四期》等5部，阅读全文，发现还有雪漠的《野狐岭》，孙惠芬的《后上塘书》，艾伟的《南方》，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等作品。如此宽泛的阅读，除了春林兄，别人行吗？反正我是不行的。春林兄不仅阅读了，而且还要分析，还要研究，并要写出自己的批评文章，两月一篇，他不吃不喝吗？他不睡不歇吗？我可以这么问，从和他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很能吃，很能喝，而且睡眠也极好。他所以这么做得出，并且做得这么好，我想只有一个理由，他是为文学而生的，除了热爱文学，他更是一位文学批评的超人。

前年我们同去云南采风，和春林兄又是几日厮混，我写了四个字的礼品，附加了一副对联，送给了春林兄。四个字是“春声林浪”。

那么，何谓春声？又何谓林浪？唐人元稹在他的《和乐天早春见寄》里写了这样的诗句：“雨香云淡觉微和，谁送春声入棹歌？”后来的宋人苏东坡亦有诗句，他是写在《春贴子词·夫人阁二》里的：“细雨晓风柔，春声入御沟。”由此可见，春声可谓春水流响、春芽萌发及雀鸟鸣啭的声音了。春天，与春林兄约会翡翠，畅游云南，听他言语，可不正是这样的感觉吗！而林浪，在唐人陆龟蒙的《樵人十咏·樵经》里就有，他是这样写的：“争推好林浪，共约归时节。”几日同游，春声听不够，林浪犹在耳，真的不想早早归去。但各人还有各人的事务，别离是必然的。

与四字“春声林浪”联袂相送的对联是：春声花放蜂蝶飞，林浪高树云色浓。

这些都是前事了，这次他把《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的专著交给我，我私下揣测他的意思，就找了家相熟的出版社，看能否出版。出版社看了，深以为是部难得的好书，遂决定予以出版。稿件编辑出来，将要付梓之时，编辑打电话给我，言及有篇序或者后记便最好了。我听懂了编辑的好意，拿起手机找到春林兄的号码，就要拨打的时候，心里一阵悸动，想起他把书稿交给我时，没有说序也没有说后记，他可是给我空间，让我来填吗？我这么想了，就把手机合上，自己动手来写了。

写了一堆，可能不得要领，但却是我的一片真情，春林兄，你说呢！

2017年8月26日于西安曲江

卷一 喧嚣与澄明共存的现实观照

- 003 《带灯》：那些被“囚禁”的生命存在
- 029 《日夜书》：时代精神困境的呈示与诘问
- 050 《三个三重奏》：先锋性写作与权力心理结构的深度透视
- 072 《蟠虺》：悬疑·学术·人性
- 087 《后上塘书》：幽魂叙事与社会发展原罪诘问
- 100 《空巢》：社会问题穿透与形而上人生省思
- 109 《日头》：乡村大地的沉重忧思
- 125 《欲望》：欲望化时代精神困境的诘问与表现
- 133 《西门坡》：性别立场与社会现实的关切与思索
- 142 《刺猬歌》：空洞苍白的自我重复
- 155 《男人立正》：底层想象的合理与尴尬
- 166 《妈阁是座城》：赌场人生与人性救赎
- 176 《飞狐》：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新收获
- 184 《问世间情》：艺术想象中的情理平衡

卷二 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历史情怀

- 195 《老生》：探寻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 224 《掩面》与《白杨木的春天》：话语建构与历史的理性沉思
- 242 《很久以来》：“文革”记忆的清理呈现之一种
- 255 《野狐岭》：直面历史苦难与人性困境的灵魂叙事
- 272 《人间》：“身份认同”与生命悲情
- 285 《青木川》：超越了意识形态立场之后
- 302 《藏獒》：悲悯与仁慈的人性证词
- 315 《阵痛》：历史与人性双重变奏中的女性命运
- 330 《闷与狂》：形式探索的失据与精神犬儒
- 339 《水旱码头》：顿悟后的艺术超越

卷一

喧嚣与澄明共存的现实观照

《带灯》：那些被“囚禁”的生命存在

一、关于“50后”作家

在2012年的中国文坛，围绕乡村题材与所谓“50后”作家的创作，曾经发生了一场文学论争。其中，批评家孟繁华的观点颇为引人注目。为了尽可能地不至于曲解孟繁华的原意，本文必须以较大篇幅引用他的相关看法：

“考察当下的文学创作，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空间的挪移，也并非作家对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追踪性的文学‘报道’。这一趋向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现代性——乡村文明的溃败和新文明的迅速崛起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一变化，使百年来作为主流文学的乡村书写遭遇了不曾经历的挑战。或者说，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乡土文学方面。即便到了21世纪，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基本是乡土小说，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深入观察文学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文学潜流隆隆作响，已经浮出地表，这个潜流就是与都市相关的文学。当然，这一文学现象大规模涌现的时间还很短暂，它表现出的新的审美特征和属性还有待深入观察。但是，这一现象的出现重要无比：它是对笼罩百年文坛的乡村题材一次有声有色的突围，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发生巨变的有力表现和回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学现象的作者基本来自‘60后’‘70后’的中、青年作家。而‘50后’作家（这里主要指那些长期以乡村生活为创作对象的作家）基本还固守过去乡村文明的经验。因此，对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乡村文明的溃败与‘50后’作家的

终结就这样同时发生。”

那么，导致“50后”作家终结的主要原因究竟何在呢？“‘50后’是有特殊经历的一代人，他们大多有上山下乡或从军经历，或有乡村出身的背景。他们从登上文坛到今天，特别是‘30后’退出历史前台后，便独步天下。他们的经历和成就已经转换为资本，这个功成名就的一代正傲慢地享用这一特权。他们不再是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而是竭力地维护当下的文学秩序和观念，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不仅没有表达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愿望。而他们已经形成的文学观念和隐形霸权统治了整个文坛。这也正是我们需要讨论这一文学群体的真正原因。”

与此同时，孟繁华也认为：“乡村文明的危机或崩溃，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终结。对这一危机或崩溃的反映，同样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品，就像封建社会大厦将倾却成就了《红楼梦》一样。但是，这样的期待当下的文学创作还没有为我们兑现。乡村文明的危机一方面来自新文明的挤压，一方面也为涌向都市的新文明的膨胀和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和无限空间。乡村文明讲求秩序、平静和诗意，是中国本土文化构建的文明；都市文化凸显欲望、喧嚣和时尚，是现代多种文明杂交的集散地或大卖场。新乡土文学的建构与‘50后’一代关系密切，但乡村文明的崩溃和内在的全部复杂性，却很少在这代作家得到揭示。这一现象表明，在处理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具现代性问题的時候，‘50后’作家无论愿望还是能力都是欠缺的。上述提到的作家恰好都是‘60后’‘70后’作家。”^①

从以上的转引中，我们即不难看出，孟繁华的主要看法，大约有这么几点。其一，伴随着中国社会迅速的城市化进程，都市文明已经或者说正在取代百年来曾经长期作为主流存在的乡村文明。与此相对应，一种以都市文明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新的文学形态，也正在形成过程之中。这就是所谓“乡村文明的溃败”。其二，从一种文学代际的意义上说，所谓的“50后”作家，业已功成名就，不仅不再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变革力量，反而变成了阻碍变革的文学现实秩序的维护者。其三，也仍然还是从代际的意义上说，与越来越趋向于保守的“50后”作家相比较，未来文学发展的希望，恐怕只能够

① 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

寄托在更善于处理“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具现代性问题”的所谓“60后”“70后”作家身上。

孟繁华是我非常敬重的优秀批评家，我自己的文学批评写作就曾经多方面受惠于他的启迪。而且，就此篇文章的写作初衷来说，我也特别理解孟繁华希望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学能够有所变革的强烈诉求。但是，对于他在这篇文章中的一些看法，我确实也还有着一些不同的理解。其一，当下时代的中国的确出现了一种发展迅猛的城市化进程，都市文明的异军崛起，诚然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乡村文明的彻底衰败呢？未来的中国果真就没有了乡村文明的容身之处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还是不确定的。退一步说，即使乡村文明真的彻底衰败了，那么，文学世界中的乡村文明恐怕也不会同样衰败。对于这一点，孟繁华自己实际上也有所强调“乡村文明的危机或崩溃，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终结”。但一方面强调都市文明对于乡村文明的取替，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乡土文学并没有终结，前后文之间隐隐然存在着某种看似自我矛盾的状况。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谈到“50后”作家的写作取向的时候，孟繁华还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但是，文学创作不只是要表达‘政治正确’，重要的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了当下的精神事物，他们的作品在怎样的程度上与当下建立了联系。遗憾的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历史。当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借用历史来表达当代，它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毕竟隔了一层。另一方面，讲述历史的背后，是否都隐含了他们没有表达的‘安全’考虑？表达当下，尤其是处理当下所有人都面临的精神困境，才是真正的挑战，因为它是‘难’的。”^①姑且不论这批“50后”作家的写作是否已经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历史，单只是作者对于所谓历史与现实题材价值的对比性谈论，就是我们难以认同的。在这里，一种无法否认的潜台词，恐怕就是认定书写当下时代的作品较之于书写历史的作品具有更重要的价值。从其中，我们隐隐约约可以嗅出一点题材决定论的意味来。

其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看待“50后”作家。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个体性的创造性劳动，即以孟繁华在这

① 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

里主要讨论的那些“50后”作家为例，他们之间的个体性差异也绝对要大于共同性的。很多时候，笼统地谈论某一个代际的作家，是需要特别谨慎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也并不全然否认代际视角观察的有效性，也承认从代际的角度出发，的确可以洞悉某些共同的特征或者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在于，难道说这些“50后”作家真的已经如孟繁华所言“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不仅没有表达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愿望”了么？难道说那些后来的“60后”“70后”作家确实较之于“50后”作家更善于处理“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具现代性问题”么？别的且不说，单就孟繁华在文章中罗列出的那些作品，以及对于这些作品所进行的分析，真还不足以说明以上的问题。不仅如此，依照我个人一种真切的阅读感受，假若要说“60后”“70后”作家那些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已经超过了“50后”作家，这一结论真还是无法成立的。首先，究竟什么问题才算得上“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具现代性问题”，本就是一个人人言殊众说纷纭的话题。其次，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则无论是贾平凹的《废都》《秦腔》，张炜的《你在高原》，莫言的《蛙》，抑或是刘醒龙的《天行者》，等等，这些“50后”作家的作品，都强有力地切入并且思考表现这个时代所面临着的精神困境和难题。更何况，当孟繁华对比性地谈论着“50后”与“60后”“70后”作家的时候，一种带有时间神话色彩的“进化论”意味的存在，却也是难以被否认的。

之所以要在一篇并非辩难文章的起始部分，以如此大的篇幅来讨论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看待“50后”作家的问题，原因在于，我们这里的主要讨论对象贾平凹，恰好是孟繁华所谓“50后”作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孟繁华的这篇文章中，也还曾经有专门一段谈及贾平凹：“贾平凹的创作几乎贯穿新时期文学30年。他1978年发表《满月儿》引起文坛注意，但真正为他带来较高文学声誉的，是1983年他先后发表的描写陕南农村生活变化的‘商州系列’小说。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是：《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腊月·正月》《远山野情》以及长篇小说《商州》《浮躁》等。这些作品的时代精神使贾平凹本来再传统不过的题材走向了文学的最前沿。那时的乡村改革还处在不确定性之中，没有人知道它的结局，但是，政治正确与否不能决定文学的价值。遗憾的是，这两位‘50后’的代表性作家离开了青年时代选择的文学道路和立场。他们的创作道路，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一部‘衰败史’，他们此后的创作再没有达到那个时代的高度。”^①应该指出的是，孟繁华这里说到的另外一位“50后”作家，就是莫言。这也就意味着，孟繁华试图通过对于贾平凹与莫言前后期的一个比较，达到“终结”他们以及他们所归属于其中的这一代“50后”作家的基本意图。我实在搞不明白，作者文中的“衰败史”究竟是什么意思？细细追究这一段文字，所谓“衰败”的意思大概是，莫言与贾平凹在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曾经有过批判精神，承载过时代精神，而这一切，到了他们后来的作品中，却都已经丧失殆尽了。我不知道其他朋友会怎样评价看待莫言、贾平凹他们前后期的小说创作，反正，对我自己来说，尽管我也承认他们早期小说创作的重要价值，但相比较而言，他们思想更尖锐艺术更成熟的一些作品，恐怕还是后期更多一些。无论是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蛙》，还是贾平凹的《废都》《秦腔》《古炉》，都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这两位作家小说创作所能企及的思想艺术高度。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创作历程，看作是一部令人失望的“衰败史”。

二、社会问题与被“囚禁”的生命存在

以上对孟繁华相关看法的质疑，与我最近对于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的阅读有着直接的联系。孟繁华曾经专门指出“50后”作家更多地驻足于历史题材，“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不仅没有表达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愿望”。但我从《带灯》中所得到的，却恰恰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感受。其实，也不仅仅是《带灯》，贾平凹后期的作品中，除了《古炉》在书写表现着“文革”，似乎属于孟繁华所谓表现历史的作品之外，其他的一些，诸如《废都》《秦腔》《高老庄》《高兴》等，又有哪一部不是直接触及当下时代社会现实的作品呢？即使是《古炉》这样一部以“文革”为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其突出的意义和价值，在当下的思想文化语境中也绝对不能够被低估。因此，我真的想不明白，面对着如同贾平凹这样一种显豁的写作个案，孟繁华怎么就能够断言“50后”作家“几

^① 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

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历史”呢？唯其如此，我之对于贾平凹的基本判断，就与孟繁华截然不同。在我看来，贾平凹既没有失去关注表现时代精神困境和难题的愿望，更没有失去表达的能力。又或者说，乡村也罢，都市也罢，现实也罢，历史也罢，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能否直击表现出人类存在的某种精神困境来。而贾平凹的《带灯》，很显然就是这样一部直击当下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现实，直击“这个时代精神困境和难题”的长篇小说。

尽管说早在阅读作品之前，就已经有了足够的精神准备，但贾平凹在《带灯》里对于当下时代乡村现实冷酷一面的尖锐揭示，对于笔下那些人物精神困境的有力表现，却还是让我倍感震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一种突出的艺术效果，与贾平凹对于乡村世界的熟悉和思考程度有关：“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即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两旁的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的沟峪。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 and 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①从小说后记中的这段话，我们就不难看出，实际上，尽管贾平凹对于乡村生活已经足够熟悉了解，但长期以来，他却一直紧密关注着乡村生活所发生的最新变化，并且要力争以如同《带灯》这样的作品把这些变化以及他自己对于这些变化的深度思考与认识传达给读者。

只要把贾平凹那些事涉乡村的长篇小说罗列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被高度浓缩后的一部“简史”。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浮躁》，书写的是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时期的乡村生活。

① 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在经过了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的长期折腾之后，乡村世界终于步入了一个正常发展的快车道。虽然说也出现了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但从总体上说，身处改革开放时代的农民还是扬眉吐气精神昂扬的。但是，仅仅过了十多年的时间，到了2005年出版的《秦腔》之中，乡村生活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恶化：

“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①贾平凹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复杂的一种感受，正是缘于在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之下，曾经一度朝气蓬勃的乡村世界已经陷入了某种空前凋敝的残酷状态。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村里边有人要下葬时，居然凑不齐抬棺材的青壮小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乡村现实已经处于凋敝的残酷状态，所以，才会有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被迫离开故土，进入城市，试图以打工的方式寻找出路。这样，自然也就有了贾平凹那部专门描写打工农民苦难生活的《高兴》的写作。某种意义上，《秦腔》与《高兴》具有孪生的性质。所谓“孪生”，就意味着正因为有了《秦腔》中乡村世界的凋敝，也才有了《高兴》中的打工。但反过来，也正因为刘高兴他们纷纷涌入城市打工，所以清风街才愈益凋敝衰败了。接下来，就是这部《带灯》了。虽然说刘高兴们早已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打工，虽然说清风街早已是一片凋敝，但无论如何，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乡村世界都不可能因以上种种缘由而消失。那么，当下的乡村现实中，最为关键紧迫的社会问题又是什么呢？尽管说不同的人可能提供不同的答案，但如何采取有效的方法维持社会的稳定，也即做好我们平时所谓的“维稳”工作，恐怕却是最关键紧迫的问题之一。而贾平凹的《带灯》，则正是这样一部以“维稳”工作为叙事聚焦点的密切关注乡村现实的长篇小说。

为什么要“维稳”？关键就在于基层乡村实际上存在着太多的问题。问题多了，必然会影响稳定。于是，怎么样维持社会的稳定局面，自然也就成了各级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并且形成了“维稳”工作一票否决的基本规则。对于这一点，贾平凹在《带灯》中有着直接的揭示：“以前镇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催粮催款和刮宫流产。后来，国家说，要减轻农民负担，就把农业税取消了。国家说，计划生育要人性化，没男孩的家庭可以生一个男孩了，也不

①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再执行计生工作一票否决的规定。本以为镇政府的工作从此该轻省了，甚至传出职工要裁员，但不知怎么，樱镇的问题反倒越来越多，谁好像都有冤枉，动不动就来寻政府，大院里常常就出现戴个草帽的背个馍布袋的人，一问，说是要上访。”“根据形势的发展，镇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上。镇政府于是成立了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既然“维稳”工作如此关键迫切，俨然已经成为当下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把“维稳”作为《带灯》的叙事聚焦点，并由此而深入展开对于当下乡村现实的真切扫描，也就成为贾平凹的一种必然选择。具体来说，贾平凹这次把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到了樱镇这样一个镇政府身上。众所周知，在中国现行与乡村有关的行政序列里，乡镇政府属于最基层的一种行政建制。尽管说也存在着村一级政权，但所有的村干部，他们自身的身份依然是农民，并不属于国家干部。也正因此，最起码从理论上说，我们所实行的是一种“村民自治”制度。之所以要搞村民选举，就与这种“村民自治”制度有关。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村民选举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对于这一点，《带灯》中，同样有着相应的描写再现。既然是“村民自治”，那么，乡镇政府也就成了直接面对农民的最基层的一级政权。这样，面对乡村社会中发生的一切问题，首当其冲者，就是乡镇政府，是乡镇政府中的那些工作人员。贾平凹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到樱镇这样一个镇政府身上，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更进一步说，贾平凹的关注点，更在“维稳”工作，更在镇政府下设的综合治理办公室。“维稳”工作到底有多么重要？只要看一看竹子罗列出来的综合治理办公室面临的工作任务，就可对此有一目了然的了解：“一、要扎实细致地做好全镇村寨的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调处。二、要及时掌控重点群众和重点人员。三、要下大气力处置非正常上访。四、要不断强化应急防范措施。”在这样的四项总体原则之下，竹子更是耐心细致地罗列出了多达28项的“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其中大多都是围绕土地、林木所发生的纠纷问题，以及乡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既然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一年内的上访案例就达到了这么多，那么，上访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与重要，也就是可想而知的。细读《带灯》，就可以知道，贾平凹在小说中写到了许多上访的个案。对于这些个案，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一予以罗列分析，这里只能对王随风的上访情况稍作展开。王随风为什么要一再上访